

麟
原
文
集

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培

膳錄監生臣阮鍾琛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後集卷一

元 王禮 撰

序

白雲圖詩序

嘉興王君可及之丞永寧也政清事簡時娛情翰墨形諸咏歌率多懷親之作古鄆貳令張君宗顏為作白雲圖縣之官署以寬其離憂而徵言於余余其將何以輔仁哉昔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而親在河陽及登太行反

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於是仕宦而思親者千載
以為美談噫吾意梁公於斯時也身縻爵祿而心切定
省懷哉懷哉極目天末其思親也當何如哉卒之勲業
昭於時聲稱垂於後赫赫在人耳目如昨日由此觀之
士君子之含悲茹辛離親戚棄墳墓以效用於當時者
志必有在非徒干升斗之祿而已也今王君以儒術起
家作宰巖邑偕偕朝夕違親於二千里之外衣冠枕簟
之適其宜殯葬滑髓之備其養者皆不得以躬胝如之

何勿思雖然忠孝一理也能忠於君者即孝之移故莅
官不敬曾子以為非孝可及勉乎哉異日使國人稱願
曰幸哉王氏有子如此庸非孝之大者乎遠邇之士得
於見聞者咸因圖以詠其孝思余故序其概以為勸云

白沙吳氏族譜序

大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說者曰
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求其生
我祖者則曾祖也尊其所自來故敬宗敬宗故睦族窮

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此宗子法也所以
管攝天下人心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耳今宗法既廢士
大夫家亦惟明譜系辨昭穆以廣親親之道而已嘗觀
虞夏商周禘郊祖宗其推而上之報本或至於數十世
之上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故周公兼制天
下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皆爵命之使傳國於後世當其時也有分封之榮有錫
財之厚未有專享前人之澤者也樂邵胥原狐續慶伯

降在阜隸叔向亦以為晉憂今之欲明譜系表世族者可不以古人之心為心乎西昌白沙之吳源於禾川其為顯族也舊矣名賢之序其譜者衆矣遠孫茂卿又合禾川之譜而重修之此尊祖敬宗之心也茂卿崎嶇兵亂間垂三十年一還故里卓爾有立以無忝所生族姓之在俘虜者悉收完之此叔向之憂也窮乏之不能自振者因可利而利之亦成周分錫之惠也易墓祀祖無間於闔族之間不遺乎數世之上非三代報本追遠之

遺意乎茂卿不有古人之心也哉雖然在其族者苟能以茂卿之心為心謹其身亢其宗吳氏有不復興矣乎某於吳姍戚也故序其後以規

魏德基詩稿序

古者風俗淳美民情和厚故發於聲詩雖下至閭閻畎畝羈夫愁婦無不由乎衷素當歌而歌當怨而怨其言皆足以動人是故高者黃河太華低者寒泉絕谷大者鈞天廣樂小者幽琴遺響遇之而神怡聆之而興逸非

若後世摹倣步驟仰探乎風雲月露之滋華俯掇乎草木魚蟲之品類及玩而味之求其戚戚於我心者未之有焉何也發之者非其真心也嗟乎安得能吟之士與之誦詩三百以涵養其性情之本哉錢唐魏德基以清才茂譽出仕於時司征於吾里之永和其為人也一介不取予冰有時而讓其清蘖有時而畏其苦進思忠君而退思報母若是非其本之既立者乎故其為詩也隨意之所欲言而非衆之所能言無摹倣無蹈襲異於世

之愛惜情思者遠甚使因吾說而推之涵泳乎國風雅
頌以為之本沈浸乎漢魏晉唐以為之佐豈不愈有過
人者哉德基數以詩視余余既得其詩且慕其為人方
將采之以觀而余友夏彥琛又以序請余故序其稿如
此而深以詩之大成者望於德基焉

贈劉學雲序

古稱王謝家子弟蓋風氣自與常人殊其階庭之間聞
父兄談經訂史評論人物商略世事以至醫藥卜筮衆

技之說莫不入耳注心視齷齪之士憂異吾廬陵須溪
劉大博從子雲西先生經濟之外雜學尤博洽晚以利
濟為心富蓄良方嗣子學雲以前人心為心多所記憶
余友李壽朋嘗患疽腰脅學雲用藥治之拔毒去死
肌不數日奏功而不伐善因記學雲嘗與予談其尊父
以煖木杖贈虞閣老篇章往復前輩風流依約可見今
又因其一技之善而知其他美之得於階庭者有未易
窺其涯涘也或曰昔人以主癰疽譏宣父子於學雲何

與之深耶余曰否否是疾也豪傑之士懷忠抱憤往往有之不遇良醫飲恨以沒使學雲生於楚漢爭雄之際而范亞父得一遇之則亞父之生死未可知而楚之存亡未可決可謂其一技而少之哉蘇子曰增不死項羽不亡當時苟有良醫能續一賢之命脈則一賢能續一國之命脈世稱上醫醫國殆此之謂歟壽明德之而徵言以報予故著故家子弟之所以異於人而非世俗之以醫名者比也學雲一字龍淵云

送王玄石序

余觀古昔英偉特達之士其乘時立功雖事之至難至重攬為己任而不辭迨夫機會既殊察微知變則一切棄而去之如委蛻此非識趣之高深謀遠計過人者哉鴟夷子之寄跡五湖留侯之從赤松子遊可謂晚節末路能自全者矣當斯時也想其視富貴如聚沫視功名事業如石之蘊火擊焉而暫發其來也適然其去也脫然豈有幾微遲留顧惜意哉袁之古萍有簪纓之裔曰

王氏往余舉於鄉其族玄石為江西行省知印邂逅鍾陵逆旅知其意氣奮發志於功名者也後乘時積官至理問人服其能而風塵瀕洞不相見者二十餘年矣近歲乃聞有以地理之術稱於吾郡詢之玄石也其貌蒼然其鬚皓然而胸中耿耿者尚在也嗟夫謝圭組之榮樂林泉之趣其登山臨水悠然遐矚不過寄其泛五湖從赤松之興耳時之人豈真知玄石哉今年夏留余溪上踰月將歸古萍鱸以言者浮於貨顧何補於玄石而

猶若有望於余者余故嘆其識趣之高同符古人因序以贈雖然秋高氣清尚當攜一筇與子履羣玉之峰以觀乎曠邈崕嶺之融結也子姑往

石門隱居序

予舊聞汶原王氏在宋有冑監弟子員曰梅邊先生忠義孝友人也誦其文想其人恨不同時執鞭焉後嘗過其里樹林蒨藹雲烟相滋蔚乎在望知故家喬木尚無恙也又恨階庭蘭玉未嘗挹其清風雖欲訪斷簡遺編

以証文獻其道無由近留郡城始識其諸孫子琛溫乎其容藹乎其言令人益慕其先內附初帥帥師至安成多子琛之才俾籍民為軍而授之長子琛曰下里喪亂之餘民存者半若復驅之從我則田卒汙萊閭井為虛推所自來咎將有歸矣吾可貪一日之浮榮而使一鄉受實禍乎於是力請於帥願輸貲以助軍儲以寢籍民之論里中今日耕食鑿飲長子老孫弗離土宇有不德子琛者哉洪武八年築室於故址既成命其子曰室幸